

文学世界

Literary World

9-10





作家近照

(上) 郭风(左)、泰牧(中)、肇青(右)

(下) 主席座：杜埃、王树仁、泰牧、卡桑、肇青、郁建、华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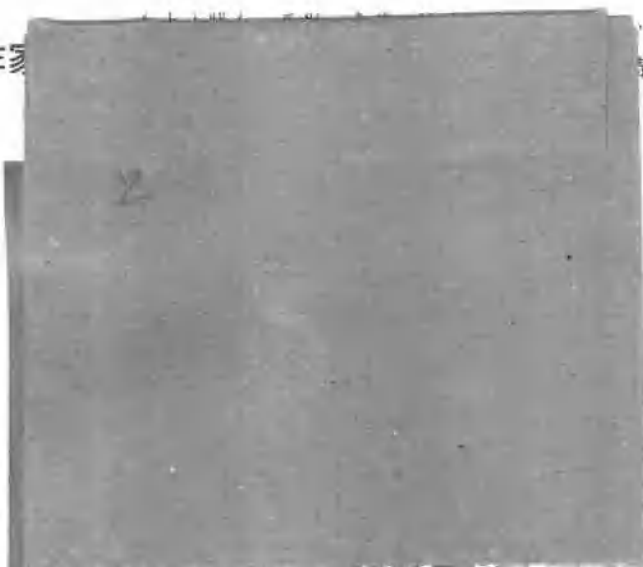




作家

、金欣、張雪彤等。

春華、華莎、華青、



刊前語

一 本期內容有長篇小說：《閩黑道》、《玫瑰淚》及四幕話劇《紅溪》等，原可作為三至四冊單行本出版。現本刊作為兩期合刊，但《閩黑道》另專冊出版。實仍兩期，兩本。一為叢刊、一為叢書。

二 原擬選載印華作家林義彪著的長篇小說《千島之夢》，因篇幅限制，只刊評文而已。希望讀者們自行閱讀和研究該書。《千島之夢》已由驚江出版社出版。

三 本社出版的長篇小說《李登輝傳》已由台灣躍昇文化事業出版公司以《李登輝傳奇》於今年三月底、四月初出版和再版。此書很受歡迎。有閱讀和研究價值。本刊第八期《論東南亞華人與華人文學》的續篇，因本期稿擠，待後刊出。

四 敬致作者：來稿請寄本所編輯室，勿由私人收閱，以免延誤。由於編輯人員工作繁重，一般來稿不退。

文學世界 詩世界（九・十期） 目次

刊前語 文學報導

湖南 李元洛：兩岸橋樑 八方風雨
廣州 楊柳青：探索「雙青現象」

長篇小說專號

（北京 溫金海著長篇小說《亂飄道》長達三十萬言另專冊出版）
香港 陳娟：《金髮花叢》的姐妹篇：玫瑰淚

印尼華文文學專輯（特輯之一）

廣州 鍾子碩：長篇小說《千島之夢》評介

印尼 黃東平：紅溪

福建 鄭訪今：憶燕生

印尼 嚴唯真：這椰島之國啊

印尼 高旻：我愛鳳凰木

散文世界 短篇小說

台灣 張香華：性解放

瑞士 趙淑俠：遠征石壁谷

北京 吳泰昌：紅紅的小辣椒

長沙 孫健忠：累人的書房

廈門 徐學：靜靜的微笑

北京 張莉莉：都市的湖

散文世界

名家專訪 名家散文

名著評介 四幕話劇 作家介紹 散文

長篇小說

九	四	一三	一〇四	〇七	八五	八九	一九三	一九五	二〇四	二一〇	二一七	二二一
---	---	----	-----	----	----	----	-----	-----	-----	-----	-----	-----

短篇小說

南韓作家

新華作家

馬華作家

台灣作家

名家詩作

世界詩音

北京 斯好：冥想黃昏

北京 曉雲：最後的合照

墨爾本 王經文：海灘沙礫

香港 夏馬：南遊掠影

香港 蘭心：房東

作家與作品研究（特輯之二）

上海 朱文華：許世旭和他的華文創作

上海 王振科：面對面與現實社會打交道

廣州 潘亞瞰：賞讀吳岸的現代詩

北京 杜元明：黃凡——新一代台灣作家的翹楚

詩世界

北京 張志民：致艾青

台灣 洛夫：洛夫新作廿五首

四川 梁上泉：梁上泉近作十首

浙江 唐湜：春晨（外二首）

湖北 毛翰：棉花（外一首）

菲律賓 和權：狼毫何在

香港 楊榴紅：咖啡時間的山頂

安徽 陳發玉：黃山（詩二首）

重慶 尹安貴：時光呵，時光

香港 夢如：季節的錯誤（七首）

一二五

一二〇

一二六

一二八

一四四

一二三

一二七

二六四

二七〇

二七五

二七六

二八七

二九二

二九三

二九四

二九八

三〇〇

三〇三

三〇四

兩岸橋樑 八方風雨

——《文學世界》創刊二週年巡禮

長沙 李元洛

香港，閃耀於東方的一顆燦爛明珠，蜚聲於寰宇的一座國際名城。作為一個高度現代化的商業都市，世界十大金融與貿易中心之一，其文風自然遠遠不及商風之盛，「純文學」這一花的家族，自然也遠遠不及大陸與台灣的葉茂枝榮，繁英滿樹，因此，不明真情或心懷偏見的人就譏之為「文化沙漠」。其實，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就曾經有三次文化而其中主要是文學的高潮，和海潮一起拍打着這個南方的半島。嚴肅的文學或純文學雖然很難為自己爭到穩固的一席之地，但是，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燈中和電子計算機的交響曲裏，也仍然有許多文學的殉道者在辛苦地建造詩的殿堂，在辛勞地墾拓小說和散文的綠洲，在辛勤地開掘文學評論與文學研究的清泉，在嘔心瀝血地編輯、出版各種文學副刊、期刊以及文學書籍，他們的勞動受

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和肯定，他們的勞績也得到了文學史家的承認與尊重。

由於香港的特殊的地理位置，由於中國大陸執行開放改革的政策，也由於香港文學界的共同努力，近十年來，香港文學更顯示出一種蓬勃發展的態勢，文壇的宿將文鋒未鈍老猶爭，人到中年的作家成為中流砥柱，輩出的新秀如新星照亮了讀者的眼睛，而這種態勢的另一個重要的標誌，則是幾種純文學刊物的誕生與鏗而不捨地堅持，創刊兩週年的大型文學期刊《文學世界》就正是其中之一。

從一九八七年初呱呱墮地時算起，《文學世界》到今天整整是兩週歲。在兩年的歷程中，這本平均厚達三百頁以上的刊物，經已出版了八期，除第六、七期合刊為張永和著共卅六章長達五十萬字的文學傳記之外，所發表的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和

各種類型的文學評論、文學研究的文章，大約在五百篇（首）以上，作者遍及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東南亞以及海外其他地區。該刊第三期「刊前語」曾經指出：「香港在世界華文文學界的地位和作用；它是中國文學的窗口；它有自己特色的文學；在目前及將來它是海峽兩岸文學交流、融匯、整合的聖地；它和亞洲華人地區如新、馬、泰、菲、印等地的華文文學容易互相借鑒、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它也是世界各地如歐美的華人及華文文學的聯繫紐帶。它是一個站、一座橋、一道綺麗的虹。」——這一段話，它大而言之指的是香港，我們小而言之不也可以認為說的是創辦於香港的《文學世界》自己？因為《文學世界》的宗旨正是立足香港，溝通兩岸，放眼東南亞和世界，為中華民族乃至世界華文文學的繁榮昌盛而盡心竭力。詩云：「八方風雨會中州。」指的是四面八方的豪傑俊彥聚會於中原之地，而創刊兩年成績斐然的《文學世界》，的確已成為溝通海峽兩岸的一座文學橋樑，已成為八方文學豪俊的一再聚會之地。

綜觀《文學世界》創刊以來的各期刊物，我以為對它的整體風貌及其特色，可以作如下的概括：

嚴肅性。嚴肅，是對輕佻、輕薄或低俗、媚俗而言。無庸諱言，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發展的商業社會，它也有許多聲色犬馬的所謂「文學」，但《文學世界》卻如同她的姐妹行《香港文學》等刊物一

樣，是以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性和文學價值獨樹一幟。當然，我這裏所說的嚴肅性固然是指它的純文學性，並非說它面容呆板，表情劃一，令人望而生厭或者生畏，同時，也是指它能以不偏不倚的客觀公正的態度，實踐它自己所規定的發稿原則，即：「力求在內容和風格上『兼容並蓄』，擇優發表扎根於各國家地區的現實生活裏具有特色的作品，重點發表著名華人作家詩人的作品和其評介文章。」舉例而言，它既以「名家研究」、「詩壇泰斗艾育特輯」為題，發表了巴金和艾育的許多作品、手稿，以及中外學者研究巴金與艾育其人其作的文章，它同樣也以可觀的篇幅，在「海峽詩情」的名目之下，刊載了台灣詩人余光中、洛夫、張默、向明、辛鬱、管管、蔣勳、周鼎等人的作品，而遠在英國的詩人學者葉維廉的長達二萬餘字的《洛夫論》的發表，也表現了該刊的「兼容並蓄」的精神。此外，如上海徐靜波的《梁實秋：一個道地的中國知識分子》、香港黃維樑《當代中文小說家寫些什麼》、廣州潘亞敏《華文文學發展的新趨勢》、香港王傳明《〈詩風〉與〈世界現代詩粹〉》、菲律賓和權《菲華詩壇近況》、馬來亞李錦棠《一九八七年的馬來西亞華文文壇》、黎青《東南亞華文文學發展史論》等文章，均是以相當嚴肅的態度對待所論的對象，言之有據而且言之有理，對作家不乏參考意義，對文學研究者頗具史料

價值，對一般讀者也會有所啟發。

開放性。香港有自己的地區性的文學傳承，擁有自己的作家和作品，此所謂地靈人傑；同時，香港又是海峽兩岸和世界華人文化交流的中心，此所謂人文薈萃。因此，《文學世界》創刊號的發刊辭就開宗明義地提出：「《文學世界》立足香港，面向海峽兩岸和四海八方的華人作家、藝術家。旨在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吸收世界各國有益的創作經驗，為香港作家、海峽兩岸及各地華人作家提供園地，創作無愧於偉大時代的作品，為中國文學攀登世界文學高峰盡份力量。」可以看出，《文學世界》各期貫徹的正是這一方針，呈現出「開放性」這一特色。香港作家和詩人張文達、巴桐、王業隆、張瑞安、宋貽瑞、方娥真、韓牧、卡桑、巴健、松山一葉、林涓、金力明、舒非、戴天、張詩劍、黃河浪、周蜜蜜、翠琳、漢聞、溫瑞安、傅天虹、夢如等，紛紛登場亮相，香港的學者和文學評論家黃維樑、黎曙亞、余思牧、黃文湘、王偉明、楊國榮等，也先後前來這一園地筆耕。但是，和自己氣派恢宏有容乃大的刊名表裏一致，《文學世界》在立足香港的同時，以更多更大的篇幅向海峽兩岸及世界華文文學的作家作品開放，呈現出一派雲蒸霞蔚的盛景大觀，真可謂兩岸波濤在此交流，四海風雲於斯聚會。據我粗略的統計，在《文學世界》發表作品的作家，中國大陸在一百七

十人左右，台灣在一百六十人左右，東南亞地區（包括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在三十五人以上，其他地區（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西德、澳大利亞、加拿大）也有十餘位之多。值得一提的是，南朝鮮的曾獲台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在高麗大學中文系教授的許世旭先生，他不僅熱衷於以中文寫詩，出版過中文詩集《雪花賦》，而且也在《文學世界》上發表題為《兩岸詩風的交互現象》的文章，他以第三者的立場考察中國大陸與台灣詩歌發展的歷程及其異同，堪稱客觀而公允，讀者由此也可見《文學世界》的眼光與氣度。

多樣性。一份出色的文學期刊，當然要有自己的主調和風格，但是，主調不等於單調，風格也必須從各個側面來作綜合性的呈現，《文學世界》作為一個大型的而非小器的刊物，既有自己的主調和風格，即如前所述的嚴肅性與開放性。同時，在內容和編排方面又注意豐富多彩，表現出多樣性的特色。一個文學刊物的欄目，總是反映出編者的意圖，表現出刊物的風貌，顯示出對讀者的吸引力，如同一家百貨公司的櫥窗展，如同一處名勝之地的遊覽圖。《文學世界》的欄目與它的内容相適應，是多姿多彩的，這首先表現在它有與文學的主要體裁相一致的常設性欄目，除劇本暫付闕如之外，它開闢有「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

說」、「小小說」的專欄，香港的巴桐、宋貽瑞、漢聞、雪和蘭心、大陸的小說名家孫健忠、高曉聲和林承璜，菲律賓的靜濤，新加坡的周聚，印尼的茜茜麗亞、林萬里和籬夏，都先後在此中，顯身手；它設置有「散文世界」這一專欄，大陸的劉湛秋、易征、袁可嘉、王為政、曾有雲、祖慰、季仲、郭風、田雁、阿拉坦托婭、潘旭瀾、單復、林希和斯婷，香港的卡桑、金力明與舒非，台灣的洛夫、李敏勇、莫渝和張香華，美國的聶華苓，泰國的老羊和夢莉，印尼的高良，都紛至沓來同台獻技；《文學世界》當然有「詩」的專欄，擬於後文介紹，此處暫時不贅，這裏應該特筆一書的是該刊對於文學評論與文學研究的重視，因為許多文學刊物對此都視為「票房奇藥」，而該刊則「甘之如飴」。其先後開設的欄目有「名人評介」、「名家論壇」、「名家傳呼」、「名作介紹」、「名人論詩」、「詩壇介評」、「名家研究」、「海峽論壇」、「文學研究」、「作家介紹」、「小說評介」、「散文評介」、「文學評介」、「文學史論」和「文學史料」等，可謂林林總總，蔚為大觀，其中既有談笑生風文彩風流的論文，也有武庫森嚴架構恢宏的力作。《文學世界》的多樣性的特色，還突出表現在它策劃了不少的「專輯」，創刊以來的各期，就先後有「香港文學」、「兩岸作家的傳呼和對話」、「詩世界台灣詩」、「亞洲文壇

盛會」、「詩論與詩作一百首」、「世界華文文學匯集」、「華文華人文學論集」、「故國家園情」、「詩壇泰斗文壇特輯」、「海峽詩情」、「現代詩的守護神——羅門特輯」、「老少詩人的履印」、「華文文學史論」、「作家與作品研究特輯」等等，從中可見編者的經營苦心。此外，《文學世界》也充分表現了對香港和東南亞地區華文文學研究的關注，如大陸曹惠民的《我看陶然的散文》、林承璜的《劉以鬯小說創新散論》和邵德懷的《評東瑞的四部中篇小說》等，都是研究香港文學有份量有見地的文章，至於對東南亞地區華文文學的研究成果，除了散見於上述諸多專輯中以外，《文學世界》還闢有「馬華文壇」、「泰華文學」、「菲華詩壇」、「印尼華文」、「新馬文學」、「瑞（士）華作家」、「泰華論壇」、「澳門作家」等專欄予以披載，如對一般論者關注不夠的澳門文學，也特約了大陸學者王振科的「印在大海上的足跡——雲力詩評」為題，對澳門詩人雲力的作品予以評鑒。以上種種，均可見《文學世界》的多樣性，讀者一卷在手，真如漫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

《文學世界》的特色已概說如上，除此之外，不可不提它對於詩的熱心與奉獻。在文學的殿堂裏曾經南面而上的繆斯，如今已盛況不再，許多文學刊物不發表詩作，有的即使發表也只是「補白」而

已，真是斯人獨憔悴！由於詩畢竟是文學的精華和文學的最高形式，也由於《文學世界》的主編本身就是從小戀慕繆斯即使年華老去也永不變心的詩人，所以《文學世界》對詩也就情有獨鍾，它不僅闢有不少的專門欄目發表不少大陸、台灣、香港的詩作與海外華人詩作，以及許多詩歌評論與詩歌研究的文章，而且第五期刊物專門作為「詩世界專號」，而且它還以「詩世界叢書」的方式，在二十天之中印出洛夫、向明、雁翼、劉湛秋、聖青、傅天虹六位詩人的詩選。對此，被冷落的繆斯也當回歸一笑了。

創刊兩年來，《文學世界》以香港為橋樑，為促進海峽兩岸以及世界華文文學的交流與繁榮，作出了積極的貢獻，獲得了廣泛的好評。這除了刊物的出版之外，還表現在「文學世界社」還組織了一系列的活動。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下旬，在香港召開「文學世界作家、詩人座談會」，有大陸、台灣等七個國家、地區的代表共六十餘人參加，可謂群賢畢至。因利乘便，「文學世界聯誼會」即於十二月

廿五日宣告成立，不到半年，參加入會的有十七個國家與地區的著名作家、詩人、教授和學者，台灣即有五十多人，中國大陸也有六十多人，現在總人數在二百餘人以上，其中甚至包括外國、外族人士，如南朝鮮的許炳萬、許世旭教授，日本詩人新川和江、高橋久日晴等。對這一盛舉與盛會，海內外曾有三十餘家報刊和電台予以介紹。至於讓讀者了解《文學世界社》為文學交流所做的日常而瑣細的令人感動的工作，則為本文力所不及，這一任務，恐怕義不容辭地應該由報告文學作家來擔負吧？

如果說，無論就編務辛勞或經濟負擔而言，《文學世界》都是一隻沉重的鼎，而獨立支撐力能扛鼎者就是它的社長兼主編聖青先生，他的獻身文學事業的精神和世人有目共睹的實績，值得我們尊重。我相信，架設兩岸橋樑而聚會八方才俊的《文學世界》，在九十年代將會書寫更新的一頁。

一九九〇年一月七日於長沙

探索「犁青現象」

——「犁青作品及《文學世界》座談會」側記

廣州 楊柳青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花城廣州。正是鶯歌流韻，玫瑰飄香時節。

室外，春雨漸漸瀝瀝。室內，氣氛親切熱烈。

來自北京的著名詩人朱子奇、《文藝報》常務副主編吳泰昌，和廣州的著名作家、詩人、評論家們，相聚在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廣東分會的會議室裏，舉行「犁青作品及《文學世界》座談會」。

著名詩人韓笑和《華夏詩報》主編、老詩人野曼，在他們的論文中不約而同地提出了一個引人興趣又啟人深思的題目：「犁青現象」。好像一粒石

子投進了湖水，蕩起一圈圈漣漪……

「犁青現象」的獨特表現

「犁青現象」有些什麼表現和特徵？綜合大家的議論，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表現之一：突然消失，又突然回歸，重返詩壇後，很短時間便取得了顯著成就。犁青早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歲時就出版了第一本童話詩集《紅花的故事》。到一九六一年，已出版了《苦難的僑村》、

《瓜紅時節》、《翡翠帶上的歌聲》、《在印度尼西亞》、《我在家鄉山水間飛翔》、《亦道錢上》等九本詩集。六十年代初，突然從詩壇消聲匿跡，直至八十年代初，才回歸詩壇。在回歸後的短短七年裏，出版了《千里風流一路情》、《情深處處》、《翠青山水》、《台灣詩情》等六本詩集。大家說，犛青在創作旺盛時突然消失，出人意外；沉寂二十年後又突然回歸，出人意外；回歸後在很短時間裏取得豐碩成果，更出人意外。可以說他是詩壇上的一位帶有神秘色彩的傳奇人物。野曼感嘆地說：「他擱筆二十年，詩藝不但沒有荒廢，而且長足進步。他現在的詩，不僅超越了過去的自己，也超越了不少同輩的詩友。這很耐人尋味，值得認真探討。」

表現之一：犛青以詩人而兼企業家，在企業經營和詩歌創作上，都取得了成功。大家認為，這在古今中外的詩歌史上，都是少有的。過去總以為寫詩與經營企業是難以調和的。以為詩人經商必然以失敗告終，而金錢似乎也會影響詩神的純潔。而犛青不但從事企業成功，詩也寫得純情、真摯、高雅、優美。韓笑說：「犛青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個謎：詩人？經理？先生？同志？不相聯繫，怎能統一？六年過去了，事實證明，他把二者統一得非常協調、和諧，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令人佩服。」

表現之二：犛青長期身居海外，經常接觸西方

現代主義形形色色的流派、理論和作品，卻能在詩歌創作上堅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詩歌的優秀傳統。《現代人報》主編、詩評家易征，廣東作家協會文學院副院長、詩人沈仁康，暨南大學台港研究中心主任、評論家潘亞聰等都寫了論文對犛青詩歌的藝術表現方面進行了分析。沈仁康認為「犛青從中國傳統詩學中汲取了豐厚的乳汁，鑄造了自己的詩魂，鑄造了自己的詩美。」易征說：「犛青長期生活在海外，雖然看够了各種詩風、詩派，但他最可貴之處，是堅持了現實主義和中華民族詩歌的優秀傳統，而且有所創新。那些現代派的洋板眼，雖然無時無刻不在與他摩擦，但他不為所動。這是十分難得的。」

表現之四：犛青不僅是詩人兼企業家，而且是海內外華文作家之間的友誼使者。他於一九八七年底創辦了以促進世界華文文學的交流、繁榮為宗旨的大型文學期刊《文學世界》。已出版八期，刊載了海內外四百多位作家、詩人的作品。還創辦了「文學世界聯誼會」，擁有十七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多位著名作家和學者為會員。使《文學世界》和「文學世界聯誼會」成為溝通海內外華文文學的橋樑。著名老作家杜埃、陳殘雲、秦牧、華嘉、野曼和《文藝報》常務副主編吳泰昌等，在發言中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熱情的讚揚。野曼說：「《文學世界》被譽為海峽兩岸的『座橋』或『傳呼機』和

「對講機」，可謂當之無愧。據我所知，台灣不少詩刊就是通過它才接通了大陸的呼吸；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不少文明詩友之間的交流，也曾借助它的「傳呼」。我們《華夏詩報》也被稱為架設在海內外的詩橋，彼此是互相銜接，互為引橋的。」

產生「犁青現象」的根源及啓示

爲甚麼會出現「犁青現象」？產生的原因在哪裏？它給人以甚麼樣的啟示？

韓笑說：「犁青把詩人、經理、先生、同志，兩個似乎不相聯繫的身份統一了起來，他如醉如癡地寫詩、架詩橋，是愛祖國、爲民族。」他建議有心人士可爲傳奇人物和主寫一部報告文學。

沈仁康從詩品與人品角度進行了分析。他說：「古人有云：『詩乃人之行略，人高則詩亦高，人俗則詩亦俗，一字不可掩飾，見其詩如見其人。』人品和詩品應是統一的。有些人卻將兩個品分裂開來，一些格調低下的詩也沉滓泛濫。『犁青現象』的出現，給了這些人有力的一擊。犁青爲人敦厚純正、光明磊落、熱情樂觀。他的詩格調高潔。他的詩正是他人格的外化。」

《作品》副主編、詩人西彤認為：「犁青的詩貫串着一條愛的紅綫。他的詩心融匯在愛心之中。從嶺南到東北，從北京到邊塞，處處都有他那顆熾

熱的愛心在跳動。他寫桂林月，竟然能看出『桂林有十個月亮』。他寫特區人，只以三行詩，通過那座《開荒牛》雕塑，便刻畫得淋漓盡致：『這一隻雕塑的開荒牛是活的！／他會流血淌汗，／但不會彈淚。』這何止是寫了深圳人，其實是寫了奮發開拓的當代中國人，寫了我們整個勇敢勤勞的華夏民族。」

《華夏詩報》主編、詩人向明認為「理解犁青的人品和詩品，犁青的《犁青的笑》。詩，是一把最好的鑰匙。這是詩人的自畫像，是詩人敞開心扉的坦然自白。一個『笑』字，概括了詩人對人生、對藝術的總體認識，也是詩人『爲人』、『爲詩』的獨具個性的特徵。」他還即席朗誦了他致犁青的獻詩《笑盡風流》。他朗誦：「艾青／爲什麼／眼裏常含淚水／因爲／對祖國的土地／愛得深沉」。

「犁青／爲什麼／臉上溢滿微笑／因爲／對母親的山水／愛得純真」。

「艾青／與／犁青／都有一顆／詩人的心／赤子的心／透明的心」。

「真／善／美／愛／的／心」。

在二十五日由老作家秦牧主持的開幕會上，犁青作了有關東南亞華文文學問題的長篇專題演講。對「華文文學」和「華人文學」的概念作了新的闡述，引起與會者極大的興趣。

犁青夫人卡桑女士最後作了精闢的發言：「犁青對祖國、對人生、對詩愛得傻，愛得癡，愛得

恨！「真是語驚四座！愛得傻、愛得癡都好理解，何爲愛得恨？她解釋說：愛極而恨，恨鐵不成鋼也！」

二十六日舉行的座談會由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廣東分會、廣東省歸國華僑作家聯誼會、文通學社聯合舉辦，由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廣東分會副理事長陳殘雲、鄭達主持。

這一活動受到了文藝界的關注。著名老詩人艾青、遼寧作家協會副主席阿紅、詩評家周宏興、《華夏詩報》、天津港台文學研究會、百花文藝出版社、《海內外新詩選萃》編輯部、海內外著名詩人及企業家聯誼會等，發來了賀信、賀詞。艾青的賀詞說：「三十年代，我在《詩論》中曾說過：『高尚的意志與純潔的靈魂，常常比美的形式與雕

琢的詞句，更深刻而長久她令人感動。』我讀翠青的詩歌和《文學世界》上的作品，更驗證了這種感受。一會議傳閱了著名老詩人沙鷗的長篇論文《論翠青山水》、詩史研究家錢光培的《對「台灣詩情」的評論》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老詩人牛漢、《詩刊》副主編丁國成及詩評家李元洛等的評論。廣東省電台陳明斐也到場拍攝影視片。

參加這次座談會通有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副主席黃培亮、《當代文壇》主編黃樹森、《華夏詩報》副主編陳紹偉、廣東社科院文研所許翼心、陳實及主辦單位、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廣東分會負責人王樹仁、張澤，文通學社負責人戈陽、林金楓，廣東省歸國華僑作家聯誼會負責人吳柳斯、許諾，老詩人黃施民以及有關人士共六十多人。

玫瑰淚

香港·陳娟

一

花含苞，你的名字如此迷人，你希望自己永遠含苞，裹住花魂嗎？但你還是開放了，花綻最艷的時候，招蜂惹蝶，遭受着風雨的摧殘，落英片片……

一條絲帶無情地把你的生命橫腰勒死了。你從「過客」變成了「歸人」。從此後，黃泉路上多了一個孤寂的幽靈。

楊貴妃殞死馬嵬坡留下千古怨恨，歷代無數的詩人、小說家為她編織一個個永垂時空的故事；而你三寸氣斷，却成為人們茶餘飯後閒談的資料，他們惋惜的嘆息裏含着貴難，繪聲繪色的談笑中雜着戲謔。你是一位春風和氣的女子，但你却得不到公平的待遇！

苞啊，人一死去萬事空，你不該死！可知遭，一陣惡浪過後，又復「山光水焰百千層」，你何必為那「文過飾非」的世界創哀歌！

那天，當秘書送來一疊報紙，我觸目就見到你的芙蓉面，我不禁一楞。玉照的旁邊是幾幅新聞照片，那熟悉的房間，那熟悉的庭院，使我呼然心跳！我多麼希望兩位警察抬的不是你啊，但紅底白字却闖進我眼帘，「落花風雨傷春去，撈女自縊為情死」。報上明明白白寫着你的地址和名字。快訊報導，經警方初步調查，花含苞身上金器玉飾和錢包俱在，又無姦殺跡象，暫時將案列為自殺處理。

自殺？爲情自殺？我覺得報紙上的紅底是一灘灘血，那白字是一把把刀，血在淌，刀在飛。你是一位理智的女子，你不會自殺的，是誰坑了你，是誰逼死你！可憐你父母都在內地，孑然一身，無人代你伸冤雪恨。平時那些臭男人風花雪月，爭風吃醋，虛假的愛聲震破耳膜，如今你死了，誰敢自認情人，挺身而出？你的房子被封，你美麗的身軀將送進火葬場，化一股怨氣，留一把骨灰！

不管習俗的勢力如狂飈橫掃大地，不管流言蜚語排山倒海向我蓋來，念着我們曾是同窗，念着我們有一段清純的友誼，我立即坐上私家車奔向差館。

二

晚春的天氣濕度很大，陰沉沉地似要落淚，九龍警署像威嚴的巨人，望之令人生畏。含苞，爲了你，我第一次來到這個是非地。

忘不了刑警那冷飈飈審視的目光，彷彿，柄匕首插進我的心臟。他們問我是你的什麼人，我回答：「是朋友」，香港男女之間的一朋友」是「情人」的代名詞，我猜透刑警狡詰的目光裏所宣示的含意。

我對他們說，你是被殺，而不是自殺！

他似笑非笑，眯着眼睛怪誕地看着我，攤着巴掌對我說：「先生，請你拿出證據！」

證據！證據！一時我從哪裏去拿證據呢？但我確有這個預感。苞呀，如果你在天堂有靈，請給我一個暗示吧！

刑警見我怔怔答不上，便嚴肅地說：「香港的法律是重證據的！」那表情，冷得冰凍三尺。

「先生，請求你讓我見見含苞的遺體，我願意爲她辦後事！」我卑恭地請求着。

「可以呀！」他答得出乎意料地爽快，臉上露出笑容。這笑容，是卸責後的輕鬆，是對我斗膽的驚訝，也是對傻瓜的取笑。只要能最後見你一面，我什麼都不理了，我算豁出去了！衆口鑠金，我深知人言可畏！

他拉出抽屜，拿出一張公文紙，在上面寫了幾個字，遞給我，並對我說：「李章龍先生，請你到高打老道政府殮房領屍吧，可以叫他們直接轉到殯儀館。如果你對案件有懷疑，找到什麼新線索，可以跟我們聯